

芭蕉绿叶清凉意

骏骋

夏天,行走在河涌纵横的珠江三角洲的田野,不时可以见到片片芭蕉林,当强风吹来,响声如万顷波涛,浩浩荡荡,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。

芭蕉叶宽、干高,古人常种于窗前屋旁或庭院,所谓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、“窗前芭蕉乘骄阳,夏无酷暑心自凉”、“檐前蕉叶绿成林,长夏全无暑气侵。”除遮挡阳光外,就是欣赏芭蕉的优美姿态,文人激发灵感,竞相将雨打芭蕉与忧愁和离情别绪挂起钩来,营造多种情感和寓意。白居易与李商隐分别有“隔窗知夜雨,芭蕉先有声”和“芭蕉不展丁香结,同向春风各自愁”之句。李清照南渡后不久,忆起国破家亡,悲伤寂寥,看着窗前“阴满中庭”的芭蕉树,雨打芭蕉声滴滴答答,使她整夜难眠,愁绪满怀,借芭蕉抒发怀念故国乡土之幽情,发出“伤心枕上三更雨,点滴凄清(有的作“霖霖”),点滴凄清,愁损北人,不惯起来听”的哀愁,读之无不令人寄以同情,悲戚难已。万俟咏也叹“一声声,一更更。窗外芭蕉窗里灯,此时无限情。梦难

成,恨难平。不道愁人不喜听,空阶滴到明。”

欧阳修怀着无限兴致,静听弹筝女拨动悦耳的弦音,曲终人去后,只留下弹筝女娇羞身影,到黄昏,深院静寂,听着“阵阵芭蕉雨”显得孤独冷清。有时候听着淅淅的雨点落在芭蕉叶上,会惹动人们的各种思念和离愁。“西风信来家万里,问我归期未?雁啼红叶天,人醉黄花地,芭蕉雨声秋梦里。”远方离人听着雨打芭蕉的声音,在清凉秋夜,做着回乡探望亲人的梦。无独有偶,元代徐再思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,三更归梦三更后。…江南二老忧,都到心头。”半夜里挂念着阔别十载、远在江南的双亲。郑板桥云:“芭蕉叶叶为多情,一叶才舒一叶生。自是相思抽不尽,却教风雨怨秋声。”风雨敲打芭蕉一片秋声,惹动了无限愁思。李煜思念的却是秋夜雨滴芭蕉时一位美人的装束和情态:“云一緺,玉一梭,淡淡衫儿薄薄罗。轻颦双黛螺。秋风多,雨相和,帘外芭蕉三两窠。夜长人奈何!”感叹美人走

后在漫长夜里教人如何度过。

杨万里一生写过几首芭蕉诗,其中一首写道:“芭蕉得雨更欣然,终夜作声清更妍,细声巧学蝇触纸,大声铿若山落泉。三点五点俱可听,万簌不生秋夕静,芭蕉自喜人自愁,不如西风收却雨更休。”可说是雨打芭蕉诗中雨声刻画得最为细致的佳作。

在诗人词家笔下,尽管多用雨滴芭蕉作为抒发离愁别绪的主要题材,但也不尽如此。传说“草圣”怀素年少时家境贫穷,无钱买纸练书,于是在住处种植大量芭蕉,以蕉叶练字,终成书法大家。南宋蒋捷在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词里用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叹惜时光容易流逝所产生的担忧。诗人李益有“无事将心寄柳条,等闲闲字满芭蕉”之名句,意谓无须将心事托柳条来寄,随便在芭蕉叶上题诗代信就好。欧阳炯的《南乡子·画舸停桡》词有“水上游人沙上女。回顾,笑指芭蕉林里住”之词句。描写船上游人和沙岸少女攀谈的情景,当游人问少女家住何处时,她转过身来

笑答“芭蕉林里住”,将少女天真活泼的瞬间用特写镜头描绘得活灵活现。不久前我也写了一首《芭蕉》小诗:“绿阴障日屋边栽,红蕾于今早吐开。叶片何妨摊做席,为君一卧讨凉来。”

芭蕉叶片大而浓密,树姿清雅秀丽,雨中芭蕉,富含诗情画意。故自中唐以来,尤其是宋代之后,芭蕉逐渐成为传统园林配置和造景的重要植物。如今,在江南园林胜景如拙政园、留园、耦园、网师园及北京园博园里的岭南园等,芭蕉或与修竹、水帘搭配,或和石笋相伴,组合成景。大多置于漏窗前、墙角、路侧和院落旁,掩映成趣。造景模式颇多。如蕉叶楹联、蕉窗听雨、墙角翠蕉等,以景寄情,情景交融,展现着丰富的诗情画意。

被誉为广东音乐代表曲目之一的《雨打芭蕉》以优雅、流畅的旋律与高超的器乐演奏,让人如身临雨打芭蕉之境,南国情调,百听不厌。芭蕉,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。



深秋的红枫叶

邹少男

深秋的凉风吹红了枫叶,枫树脱下绿色衣裳,换上了耀眼夺目的红衣,红的似火。当红枫叶与夕阳的霞光相互辉映时,就像燃烧的火焰,更显现出秋天美丽、灿烂的风采。这风景使我心情振奋,抑御住对秋天惆怅与伤感的萌发。关于悲秋,我有过较多的体验与经历。因为曾较长时间在远离城镇的地方生活,面对入秋时节灰秃秃空旷裸露的土地,看着杨柳树上的黄叶在冷风中飘落,深感寒意袭身袭心,莫名的惆怅和伤感就油然而生。

其实,悲秋也是古今人们共有的通病。这可从唐·刘锡禹“自古逢秋悲寂寥。”这句话得到佐证,千百年来,悲秋的作品也比比皆是。如春秋·屈原“悲秋风之动容兮,何回极之浮浮”;春秋·宋玉“悲哉,秋之为气也,萧瑟兮,草木摇落而变衰。”;隋·江总“不解何意悲秋气,直置无秋悲自生。”;唐·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;唐·李白“秋浦长似秋,萧条使人愁”;北宋·欧阳修“秋将至,离殇期,秋不悲己,人却悲秋”;明·陈子龙的“行吟坐啸独悲秋,海雾江云引暮愁。”;清·曹雪芹“花因喜洁难寻偶,人为悲

秋易断魂。”;近代·王国维“人间何苦又悲秋,正是伤春罢。”;现代·顾随“岁岁悲秋人渐老。”

有意思的是,古往今来,也正是这些遇到秋风落叶即伤感的文人们,在面对由绿变红的枫叶时,心情却一下变得阳光起来,同样又是诗兴大发,赞美起红叶来!你看:

唐·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;唐·杜甫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;唐·白居易“醉貌如霜叶,虽红不是春。”;唐·王建“寺多红叶烧人眼,地足青苔染马蹄。”;唐·韩氏“今日却成鸾凤友,方知红叶是良媒。”;宋·寇准“萧萧红叶马前飞,又送王孙昼锦归。”;元·关汉卿“秋景堪题,红叶满山溪。”;清·纳兰性德“香散翠帘多在水,绿残红叶胜于花。”;近代·王国维“漫山填谷涨红霞,为言枫叶胜樱花。”;鲁迅先生“扶桑正是秋光好,枫叶如丹照嫩寒”;郭沫若先生“红叶经霜久,依然恋故枝。”;陈毅元帅“西山红叶好,露重色欲浓。”;现代·江河“红叶,那一刹那的飘红,醉入心中。如落日残阳,映红天边的云彩。”;现代“秋山映霞一川红,落叶逐流两岸枫。”;无不在极力赞美

红叶。

红叶也是古今成就爱情故事理想题材。唐·顾况红叶传情的故事就很典型。一位洛阳上阳宫宫女在一片红叶上题诗一首:“一入深宫里,年年不见春。聊题一片叶,寄与有情人。”御河载红叶飘到上阳宫外,在宫外河边游玩的顾况,发现叶上诗文,也在红叶上题:“愁见莺啼柳絮飞,上阳宫里断肠时。君不闭东流水,叶上题诗寄与谁?”,放入御河里。题诗宫女留心御河上的动静,终于发现顾况的题诗红叶。再回诗:“一叶题诗出禁城,谁人酬和独含情。自搓不及波中叶,荡漾乘春取次行。”有来有往,感情日深。不久,顾况趁安史之乱,入宫中找到红叶传情的宫女,逃离出宫,结为夫妻。这段甜美的故事流传于古今诗坛。在当代,电影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《巫山恋歌》《红叶恋》《爱在漫山红叶时》《又见红叶》等,无不都是以红叶为话题的爱情故事。

我不是文人,也不是来瞎凑热闹,而是真心的赞美枫叶,因为这对人生有所启迪。枫叶尽管生命已经到头,却还淡定的展现魅力,释放最后的光彩,定格美丽的形象;我也

赞美枫树,即便是叶子落光,仍屹立着苍老的躯干,顶狂风拒严寒,坚信春暖花开时刻终会到来;我还赞美枫树家族的庞大,别处的不说,仅说美国红枫,就有近30个品种。这些红枫既生长在自然野生树林里,又有大量栽培在房前屋后,道路两侧。深秋时节无需远行,一出门,举目可见千紫万红的迷人景观。有幸红枫点缀了我们的生活。

2020年10月26日



年轻的秘诀

田力



一篇被誉为影响全球的短文——《年轻》,是作者塞缪尔·厄尔曼在70多岁时完成的。文章首次在美国发表,后传遍世界,都引起极大轰动。无数读者抄下该文当座右铭收藏,很多中老年人把它当作余生的精神支柱。二战期间麦克阿瑟将军经常引用文中的词句,在办公桌上始终摆着装有《年轻》复印件的镜框。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:“多年来,《年轻》始终是我的座右铭。”

该文句句经典,句句都能激励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积极进取,永保活力。如“年轻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,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,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”,年轻“意味着超越羞涩、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。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,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。”

我数年前拜读该文时,十分惊喜其每个语句都涵义深刻。更因为该文与我一贯奉行的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理念的高度吻合,可谓“知之恨晚”啊!我立即就把该文放在电脑

的桌面,以便掀开电脑可立即点开阅读。每次读后都获得启迪与鼓舞。

我也始终认为,身躯的衰老无法阻挡,但要实现心中的愿望须由自己主宰。那就是不要抑制自己,而是要尽力去实践想要做的事。如喜欢旅游,那就只要情况允许,每年都要与老伴出游一次;迷恋钓鱼,那就不受季节限制,不怕起早贪黑,不惧风霜寒冷,出钓一次往返需12个小时乃是寻常事。还不客气的叫孩子给买了条小钓鱼船;来美国不久才学会写杂文,一写就收不住笔,那就信马由缰的写吧。74岁时出了一本反映在美国生活的书,几年内也许会再出一本;70岁那年与老伴俩向一位舞蹈名师学跳交谊舞,这一跳就停不下脚步。疫情以前,每周三次跳舞,还经常上台表演;种菜也上瘾,就见缝插针找地方种菜,收获的黄瓜鲜嫩鲜嫩

的,惹得孙辈们贪吃黄瓜,疏远了水果。

我为没有被时代列车甩下深感欣慰。54岁学会了开车,尽管那时汽车进入家庭还有很长一段距离;62岁学会电脑的使用,尽管当时自己没电脑,那是少数人的稀罕物;当电脑之后陆续出现平板电脑、智能手机时,我很快就拥有了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手机,哪个都不能少了;作幻灯、作视频、作美篇、扣微信等,这些新事务一出现,我都赶时髦,想法去学会。

短文里的一段话已在我的头脑中刻下深深的痕迹:“在你我心灵的深处,同样有一架无线电台,只要它不停的从人群中,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欣、勇气和力量的信息,你我就永远年轻。”

这就是我的座右铭。

2020年11月13日